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



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

一九七八年八月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

白发书简	茅 菲(191)
白毛女(歌剧第一幕)	郭沫若(192)
白痴与李香君	老 李(193)
白桦林	孙 华(205)
——白洋淀纪事	孙 华(205)
——最可爱的人	董 先(226)
——劳动者	王愿坚(242)
——在烈火中永生	孙 华(258)
——早秋的收获	李小月(291)
——金色的十月	刘白羽(300)
——永远, 你在哪里	柯 尔(315)
——一座高山的祭奠	吴泽金 郑 华(324)
——吴昌硕	吴昌硕(338)

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

一九七八年八月

篇 目

三月的租界	鲁 迅(1)
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凤凰涅槃	郭沫若(23)
夜	叶绍钧(42)
春 蚕	茅 盾(60)
白杨礼赞	茅 盾(102)
白毛女（歌剧第一幕）	贺敬之、丁毅执笔(114)
王贵与李香香	李 季(160)
荷花淀	
——白洋淀记事之二	孙 犁(205)
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 巍(225)
普通劳动者	王愿坚(242)
海 市	杨 翱(268)
团泊洼的秋天	郭小川(291)
红色的十月	刘白羽(300)
周总理，你在哪里？	柯 岩(315)
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	毛岸青 邵 华(324)
舞台风雷（相声）	马 季 锡 钧(338)

三月的租界^①

鲁迅

今年一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②，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③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④——

“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过来。

“啊！祖国！”“我们梦一般这样叫了！”“唉！他们的回‘祖国’，如果是做随员，当然没有人会说话，如果是剿匪，那当然更没有人会说话，但他们竟不过来出版了《八月的乡村》^⑤。这就和文坛发生了关系。那么，且慢“从冻结里蠕活过来”罢。三月里，就“有人”^⑥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⑦上的狄克^⑧先生的文章为证——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

里面有些还不真实，象人民革命军⑨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⑩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⑪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忒拉⑫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⑬。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这样的时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来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

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人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

“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豫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到这里，就是坦克车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

到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它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因为这种模模糊糊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糊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⑭之外的“他们”^⑮，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⑯。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夜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鲁迅逝世后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② 《大连丸上》，田军写的一篇散文，自叙作者乘“大连丸”轮

船走出大连的见闻和感受，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一月《海燕》月刊第一期上。大连丸，日本轮船名。

③ 夫妇俩，即田军和肖红。田军，即肖军，又名刘军，辽宁锦州人，当时的一个青年作者。肖红（1911—1942），又名悄吟，黑龙江呼兰县人，著有中篇小说《生死场》等。

④ 大连，今辽宁省旅大市。当时是日本的“租借地”，实际上已完全陷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荆天棘地，比喻当时大连人民在日寇统治下的艰难处境。

⑤ 《八月的乡村》，田军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一九三五年八月出版。书中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事迹，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小说出版前，曾由鲁迅校订，并为它写了序言——《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二集》）。

⑥ “有人”，狄克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中的原话，指当时与狄克狼狈为奸、扼杀革命力量的反动文人。

⑦ 《大晚报》，创刊于一九三二年二月，是上海的一家反动晚报。《火炬》是这家报纸的副刊，由反动文人崔万秋编辑。《星期文坛》是《火炬》的专栏。

⑧ 狄克，“四人帮”反党集团成员张春桥的化名。

⑨ 人民革命军，即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一九三四年六月成立，一九三六年二月以后编入东北抗日联军。

⑩ 高尔基，苏联著名无产阶级作家。生于木工家庭，青少年时期当过学徒、码头工人等，曾流浪于俄国各地，代表作有《母亲》、《在人间》等。

⑪ 吉须，通译基希，捷克记者及作家。“九一八”后曾来我国，著有《秘密的中国》等书。

⑫ 希忒拉，通译希特勒，德国法西斯头子，一九三一年一月任纳粹德国总理，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13) 低能儿，过去对因大脑发育不健全而智力较差的儿童的习惯说法。这里的“低能儿”意为幼稚、愚蠢，是狄克之流对不同意他的意见的人横加的罪名和辱骂的话语。

(14) “我们”，这里是引用狄克原话，指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人。

(15) “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

(16) “他们”，指狄克一伙视为异己而打击排斥的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革命作家。

【附录】

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狄 克

自我批判之于我们，犹如空气、水一样的需要。

——约瑟夫——

我们需要批评家、理论家来帮助读者，作者。过去由于批评家底态度不好，作家们就喊着什么“圈子”啦，“尺度”啦的，和批评家们对立起来了，以至于作家和批评家当中隔离得很远：作家不管批评家底意见如何，批评家也不问作者底反响如何。这现象在去年还存在着，不过已经好了些。作家已经开始接受批评了。但是我们底批评家还是没有能够英勇地执行他底任务！

我不抹杀去年努力的结果。批判了苏汶底理论，建立了国防文学底路线。但是，对于自我批判作的不够，甚至就没有作，也是没法否认的事。

《雷雨》从发表到现在一年多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发表也快三四个月了，我们见到一个较详细的批评吗？《雷雨》在国外演出多次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也得到很多读者了，难道我们底批评家还没有得到阅读的机会？不会吧？或者是满意了那些作品吗？也未必吧！或者说：为了要鼓励作者，对于他们严厉的批评，是不合适的。或者说：等些时自然有人写的。然而，这是多么错误的事！

是的，对于那些贡献给文坛较好的作品的作者，我们应当加以鼓励，应当加以慰勉，然而一个进步的文学者，是绝对的不会反对正确地给他些意见的，甚至他正迫切需要。如果只是鼓励，只是慰勉，而忘记了执行批评，那就无异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我不必举远例，头些时候青年诗人×××底诗集出版以后获得赞美，大家忘了批评他，如何呢？他没落下去了！再看《雷雨》作者底单行本序文，又显出一种非常不好的态度：他不高兴别人给他底意见，他已经自傲了！假如他底《雷雨》发表以后，就得到正确的批评，那是不会有这现象的。

《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内容上没有问题了吗？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象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将这部作品批判以后至少有下面的几点好处：

(1) 田军可以将《八月的乡村》改写或再写另外一部；(2) 其他的正在写或预备写的人可以得到一些教训，而不再犯同样的错误；(3) 读者得到正确的指针，而得到良好的结果。

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批评家！为了读者，为了作者，请你们多写点文章吧！多教养作者吧！许许多多的人们在等待着你们底批判！不要以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就不批评！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首先要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我们要结成联合阵线，首先要建立强健的批评！更为了使作家健康，要时时刻刻的执行自我批判！

(原载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大晚报》第五版
副刊《火炬》、《星期文坛》)

《三月的租界》分析

《三月的租界》是鲁迅三十年代中期写的一篇揭露假革命的反革命的战斗檄文。它通过对狄克（即张春桥）黑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剖析，彻底揭露了张春桥扼杀革命文艺和围剿革命作家的反革命罪行，戳穿了狄克之流向国民党反动派献媚和替他们缴械的反动嘴脸。学习鲁迅这篇战斗杂文，提高我们对于那些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假革命和投降派的识别能力，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历史背景

《三月的租界》写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国东北之后，又伸出魔爪，加紧侵略我国华北，决心要把整个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而靠血腥镇压建立起来的蒋介石卖国政府，这时却叫嚷“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寇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在这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只有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高举民族解放旗帜，坚持抗战，反对卖国投降，并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积极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在这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抗日救亡呼声遍及全国的新形势下，上海文艺界的作家如鲁迅等，坚持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方向，以文艺为武器，宣传抗日，反对卖国投降。左联一些领导同志，为了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投入抗日斗争的革命洪流，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并在文艺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是适应了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的。当时在提倡“国防文学”的作家中，绝大部分是好的，但也混入坏人。张春桥就是当时潜入左翼文艺队伍内部的国民党特务。他自称“国防文学”派，实际上是站在国民党立场上，反对抗日文学，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国民党卖国投降的政治路线服务。一九三六年三月，张春桥围剿《八月的乡村》及其支持者鲁迅，便是他围剿抗日作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为反动派效劳的铁证。

一九三四年四月，青年作家田军从东北回到上海，次年八月出版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这部小说，描写了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生活，揭露了国民党卖国集团的不抵抗政策，它适应了当时人民抗日救亡的需要，因此受到了鲁迅的重视。鲁迅不仅把它列入《奴隶丛书》出版，并且为它写了序言。当时正是国民党卖国集团实行不抵抗政策，反动文人胡适大谈“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向日本侵略者出谋划策的时候，田军这部小说却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这是对“心的征服”的有力批判，因此鲁迅肯定了它的进步作用，称它为“很好”的书。在肯定作品进步的同时，鲁迅也诚恳地指出了作品的不足：它“有些近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的手法，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

由于《八月的乡村》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政策，因此该书及序言出版才几个月，就受到国民党文化特务张春桥的围剿。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反动的《大晚报》副刊《火炬》《星期文坛》上，抛出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黑文，借评《八月的乡村》为名，攻击鲁迅，扼杀革命文艺，向敌人献媚投降，因此鲁迅写本文予以回击。

本篇命题为“三月的租界”，含义十分深刻。用狄克写作黑文的时间“三月”和地点“租界”作标题，表明本文就是对狄克的公开反击。其次这一题目还和《八月的乡村》形成对照。它告诉人们，在八月的乡村，在东北抗日前线，我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而在三月的租界，狄克之流正在帝国主义军警保护下舒舒服服地

写扼杀抗日力量的文章。这一对照，鲜明地表现了作者抗日立场，暴露了狄克在敌人保护下扼杀革命力量，为国民党效劳的本来面目。狄克抱怨“这题目很伤大家的感情”，这恰恰说明本文命题深刻有力，打着了狄克的痛处。

二、内容分析

《三月的租界》是一篇驳论性的杂文。全文十五个自然段，可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1—8自然段）：用叙议的笔法交代论争的由来，摆出敌论，树立批驳的靶子。

第一层次，引用田军有关材料，介绍田军思想面貌，交代论争的由来。

因为论争是围绕田军回来写抗日小说展开的，所以文章从田军回国写起。鲁迅引用田军的《大连丸上》的几节文字，记录着田军夫妇俩一九三四年四月幸而逃出荆天棘地的大连，回到祖国的一角——青岛时无限喜悦无限激动的真实心情。“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人民惨遭蹂躏，整个大连也处在荆天棘地之中。处在这异族压迫下的作者，深切地感受到失去了祖国的痛苦，心中就象“冻结”了一般。当他们逃出了荆天棘地的大连，回到祖国的一角时，看见青山仍在，祖国犹存，感到无限喜悦，心儿就象小虫慢慢地从冻结中蠕活过来一样，并且激动地叫了一声“祖国”！这些抒情文字，处处都流露了作者深挚的爱国情感。他们逃出大连，正是出于对日寇的深切痛恨；回到祖国内地，正是出于对祖国的由衷热爱。

但是，田军的回来却受到上海租界的“有人”和狄克的

冷言冷语。鲁迅议论道，如果田军回来参加剿共或做国民党随员去干卖国投降的勾当，那是没有人作声的。但是田军回来偏偏出版《八月的乡村》，用文艺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卖国集团的不抵抗政策，这就和“文坛发生了关系”。当时在文艺战线上，狄克之流正适应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需要，极力破坏抗日文艺运动，推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田军的《八月的乡村》在这时出现，正触犯了狄克们的路线，因此遭到了他们的指责和反对。鲁迅这一段叙议，不仅交代了论争的由来，而且巧妙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反共的罪行，揭发了狄克之流投靠国民党卖国集团充当帮凶打手的反革命行径。

“那么，且慢从冻结里蠕活过来吧”一句，结束了有关田军的叙议，开始转入第二层次有关敌论的引出。在语气上似乎是对田军的苦笑，其实是对“有人”和狄克的激愤和谴责。同时由于这一句过渡，很自然地引出“有人”先生的原话，把论争的对立面鲜明突出地端出来。鲁迅先揪“有人”，这是因为狄克黑文曾拉“有人”做靠山，壮声势，他们一唱一和，狼狈为奸，都是扼杀革命力量的一伙。鲁迅批的是“一个”，打的是“一群”，这就发挥了杂文更大的战斗作用。

第六自然段由“有人”而揪狄克。狄克攻击《八月的乡村》“不真实”，根本没有什么事实根据，而鲁迅揭发狄克攻击《八月的乡村》的行径，却完全证据确凿。鲁迅一向坚持无产阶级战斗原则，重视摆事实讲道理的论争。在“然而我的话是‘真实’的”之后，紧接着就原原本本地抄录了《大晚报》上发表的狄克黑文中的一段为证，说明狄克的黑

话和“有人”的冷言冷语确有出处，事实俱在，铁证如山，既揭发了狄克利用反动报纸写攻击革命的文章的反革命罪行，也为下文的批驳提供了可靠的根据。“奇怪的毫光之一”一语，揭露了狄克和《大晚报》的密切的政治关系。“毫光”是从《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出来的，点明了黑文的出处。说它是“毫光”（细小的光线），是对它的轻蔑和讽刺。《大晚报》发表了不少攻击革命运动和鲁迅的毒草，狄克的黑文就是其中的一篇，所以叫“毫光之一”。《大晚报》向来立场反动，现在竟然刊登革命文学内部的文章，狄克向来以“革命作家”自居，现在竟利用反动报纸写打击革命的黑文，所有这些，都是一种不正常现象，故曰“奇怪”。

鲁迅抄录狄克那段黑话，集中反映了狄克黑文的反动观点。归纳起来，这段黑话反动论点有三：一、“田军不该早从东北回来”；二、《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三、作品“有许多问题”没有人指出，把矛头指向曾经为《八月的乡村》写过序的鲁迅。

以上为第一部分。这一部分用对照的手法，写出了对待抗日作家作品的两种态度、两种立场，揭露了狄克们对《八月的乡村》及其支持者的责难和攻击，摆出狄克的反动论点，为下文批驳作准备。

第二部分（9—12自然段）：针对狄克以上论点，分别进行批驳，揭露狄克矛盾百出的理论和他扼杀革命文艺的反动实质。

第九、十自然段，主要批驳狄克第一个论点。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一句，承上接下，由树

靶子转入批驳。敌论本是荒谬，鲁迅却说是“对的”，这是欲擒故纵的战法。狄克攻击《八月的乡村》不真实，其论据就是作者不该早早回来，应该久留东北，丰富了自己再写作。按照狄克这个逻辑推论，那将导致至十分荒谬的结论。正如叫高尔基、吉须回到过去曾经被资本家剥削和法西斯迫害的苦难日子中去一样，其结果只能葬送作家，根本谈不上什么写作。鲁迅这一类比推论，有力地否定了狄克“田军不该早早回来”的论点。

狄克当时混入左翼文坛，称王称霸，谁不同意他的意见，就打棍子，扣帽子。但尽管这样，鲁迅仍坚持斗争，毫不妥协。鲁迅插论说，他虽然还不“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不了要给狄克戴上“低能儿”的帽子，但“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表现了鲁迅不怕高压，不怕陷害，坚持战斗的硬骨头精神，无情地揭露了狄克称霸文坛的恶劣作风。

第十自然段，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性急”，肯定田军的爱国行动，揭露狄克的卖国行径。狄克指责田军性急地回来写小说，所以作品不真实。对此鲁迅指出，在大敌当前，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田军就是一例。然而狄克不也是性急的么？狄克一听到“有人”攻击田军的话，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便跳出来写压制田军的文章了。鲁迅在摆田军、狄克两人不同的性急时，语言感情色彩大不一样。“例如罢，田军早早的来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这里转折词“却”字前后，两种感情，前者肯定，后者否定；前者赞许，后者怒斥。作者告诉我们，田军和狄克，虽然两个都性急，但“急”的出发点不同，田军性急回来写小说，那是急于宣传抗日，急于战斗；而狄克性急地跳出来写

压制别人的“正确批评”，那是急于扼杀革命文艺，急于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文中“一听”、“立刻”、“也等不及”等层层递进的词语，十分逼真地写出了狄克扼杀革命文艺、推行卖国投降路线的迫切心情，活画出狄克甘当国民党反动派帮凶打手的本相。

鲁迅摆了田军、狄克两人不同性急的表现之后，立即摆出自己的正面观点，肯定田军“不错”。他指出：“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就得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在鲁迅看来，大敌当前，作家最迫切的任务是“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予反响和抗争”，只要能打击敌人，各种武器都应使用起来。坦克车式的好更真实的作品固然好，而投枪式的作品反映现实迅速，锋利无比，它具有坦克车式的作品所不能代替的作用，所以主张“有投枪就用投枪”。这是从当时抗日斗争的迫切需要考虑的。稍为有点爱国心的人，谁也不会去否定鲁迅这个观点的。当然，承认了鲁迅的这个观点，就意味着狄克理论的破产。要使两种对立的观点同时并存是不可能的。鲁迅用“可惜”二字并带上一笔“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对狄克理论的破产给予了无情的嘲弄和讽刺。

第十一自然段，批驳狄克第二、第三个论点。

用关联词“况且”起首，文章转入对狄克“真实论”的批驳。本来田军从抗日前线回来写反映抗日斗争生活的小说，他最懂得作品真不真实。而躲在上海租界的狄克，对东北抗日前线一无所知，但他竟武断说《八月的乡村》“不真实”。对此鲁迅反驳说：狄克“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并未）在东北学习”，怎么能知道小说“不够